

彭国梁
王平

著

图

Fan Hua De Bei Ying

繁化十的背影

都市众生相 哀乐寸心知



彭国梁著
王平图



Fan Hua
繁花
七十的背影
De Bei Ying

湖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繁华的背影 / 彭国梁著.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7.9
ISBN 978-7-5355-5202-0

I . 繁. . . II . 彭... III .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78734 号

营盘兄弟文化 (北京) 有限责任公司网址：

www. xdwh. com. cn

www. brotherpublishing. com

www. brotherpublishing. com. cn

实名：兄弟文化

繁华的背影

角度 17

著者：彭国梁

出版人：丁双平 李永平

责任编辑：符本清 丁丽丹

市场总监：张 辉

出品：营盘兄弟文化 (北京) 有限责任公司

封面设计：王 鬼

出版：湖南教育出版社

版式设计：姗 姗

社址：长沙市韶山北路 443 号

E-mail：editor@xdwh.com.cn

印刷：长沙瑞和印务有限公司

邮编：410007

字数：210 千字

开本：880×1230 1/32

版次：2007 年 9 月第 1 版

印张：8.5

ISBN 978-7-5355-5202-0

印次：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服务专线

010-8447-8818

印装错误，负责退换。

0731-430-2677

角度

- | | |
|-----------------|-----------|
| 01 齐人物论（增补图文本） | 定价：25.90元 |
| 02 刀俎 | 定价：19.90元 |
| 03 追寻失去的传统 | 定价：23.90元 |
| 04 天窗 | 定价：15.90元 |
| 05 倾斯 | 定价：19.90元 |
| 06 一年签一次婚约 | 定价：25.00元 |
| 07 物类最新消息 | 定价：16.00元 |
| 08 帕格尼尼的手（图文本） | 定价：24.90元 |
| 09 计时间说话（图文本） | 定价：19.90元 |
| 10 火的精神分析 | 定价：16.00元 |
| 11 水与梦 | 定价：18.00元 |
| 12 书里人书外人 | 定价：29.00元 |
| 13 智慧的痛苦：精神病文化史 | 定价：16.00元 |
| 14 婚姻爱情经济学 | 定价：15.00元 |
| 15 鲁迅谈风月 | 定价：28.00元 |
| 16 鲁迅“骂”语 | 定价：25.00元 |
| 17 繁华的背影 | 定价：18.00元 |

责任编辑：符本清 丁丽丹
封面设计：王 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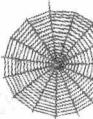


目 录

白沙井	001
白隐	005
标语	008
憋急了	011
擦皮鞋	014
残局	017
乘凉	020
窗子	023
当街接吻	027
地下通道	030
耳光	033
翻越栏杆	036
风筝	039
馄饨店	042
火车来了	045
井盖被偷了	048
垃圾王	051
拉二胡的人	054
刘二	056
麦片	059
坚持	062

再见	064
“晃晃”建国	067
吃什么吃	071
女人醉酒	075
道听途说(一)	078
道听途说(二)	082
茶叶店	085
下岗牌臭干子	088
案件	091
荣誉	094
谁最有名	096
路边电视	100
路灯	102
盲人杨医生	105
门和门卫	108
门面	111
摩托	114
人行天桥	118
蛇皮袋	121
生命树	124
刷牙	126

出租屋	129
等人	133
头晕	136
馆长	140
幻觉	142
贾老板	145
青蛙脱险记	149
垃圾	151
陌生的熟人	155
泡电话的女人	158
围墙	161
三大宝	164
屋顶漏水	167
一颗假牙	170
重复	173
水缸	176
送煤的	179
塑料模特	182
逃跑者	185
跳楼	188
停电	191
头顶足球的人	194
我是书虫	196
舞厅	199
想得开	202
烟蒂	206
野火	209
一口酒	212
一块空地	216
一条小巷	219
钥匙	221
占领制高点	224
蜘蛛侠	226
童木匠	229
烧香	232
古井	235
夫妻反目	238
超市	241
菜市场	244
底层细节	247
我眼中的“城市景象” (代后记)	267



白沙井

天凉好个秋。这几天，忽然就好个秋了。

一阵风吹来，老人打了个寒噤。

夜已经深了，连路灯都凉得竖起了衣领。老人还舍不得离去。老人就坐在白沙井旁。

白沙井。长沙沙水水无沙。“县东南二里，井仅尺许，清香甘美，通城官民汲之不竭，长沙第一泉。”白沙井在明朝的《长沙府志》上有记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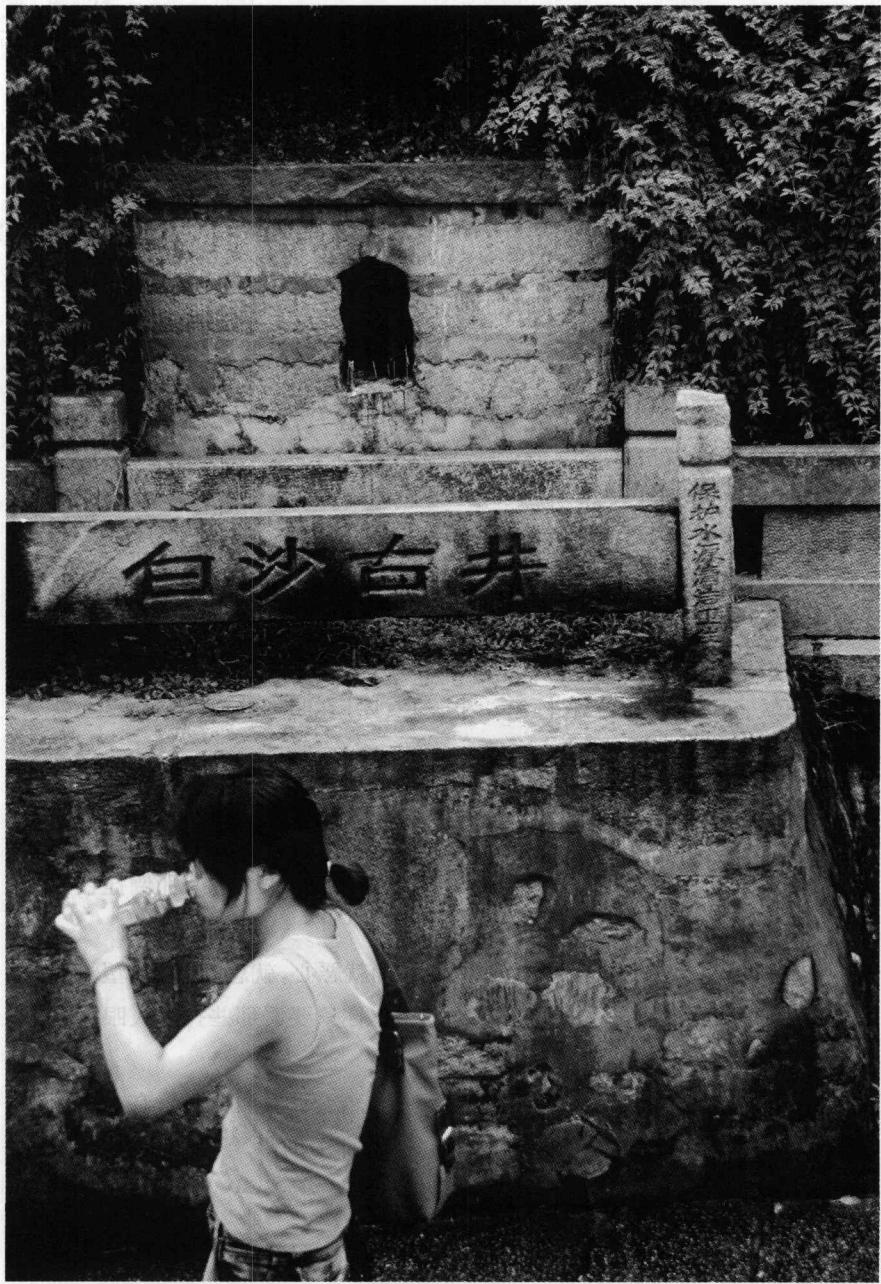
老人对记载不感兴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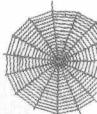
白沙井总算安静了下来。白天，老人总是站得远远的。围着白沙井淘水的人太多了。拿瓶子的、拿壶的、拿桶子的，还有那倒挂在饮水机上的塑料桶。

老人有一个毛病，一见那些塑料桶就恶心，就想吐。那些塑料桶可能就是困在山下的那条孽龙派来的。你只要看那些打水人眼里的贪婪就知道了。

塑料桶三个五个，有时是七个八个。老人最担心的是，有一个倒影，不小心，误入塑料桶。他一直在寻找那个倒影。三十年了。三十年前，一个倒影，倒影的声音比井水还甜。

头顶上，机器的轰鸣阴魂不散。





那掘土机，巨兽的独臂，魔爪。一棵树被连根拔起，一个石头像鸡蛋一样破壳了。草、黄泥、沙子被搅成了一锅粥，粥里面一只苍蝇在飞。

可以断言，那掘土机也是那孽龙派来的。

那是一段战斗的岁月，老人就像一个勇敢的战士，日夜守护在白沙井旁。那时，守护在白沙井旁的，还有一些相识和不相识，年轻和不年轻的人。

他们举起了旗帜，喊起了口号。他们找有关部门，他们向行人散发传单。甚至，有人把床都搬来了。他们已经横下了一条心，要与那掘土机比个高低。

“其泉清香甘美，夏凉而冬温。煮为茗，芳清不变；为酒，不醉不滓，浆者不腐；为药剂，不变其气味。三伏日饮者，霍乱、呕吐、泄泻，病良也。”

清代的张九思想必也是个泉痴。

假如不远处有一茅舍，说不定张九思老先生就在其中品茶。与张九思对饮的，是凤凰的画家黄永玉。黄永玉说：“世上好茶哪能在城里喝得，只是城里有好茶价而已。只有乡下才懂得好茶好水。”张九思道：“贤弟所言极是。不过，旁边那‘白沙源’茶楼倒是不错，有天井，有回廊，茶价或贵或贱，任凭君意。倚窗而坐，便有泉声到耳边，哪天有空，我与贤弟到那里去喝杯清茶如何？”

假如毕竟是假如，茅舍早就被拆除了。

老人望了望井中，奇怪。井中怎么就没有自己的倒影呢？自己的倒影莫非被三十年前的那个倒影勾走了？

掘土机盘踞在山上的时候，老人记得，白沙井水有几天忽然有了一种怪味，而且水越来越少，就像一个人受了重伤，呼吸越来越弱了，生命之泉渐渐干枯。那一段日子，老人的头发一直是竖起来的。

好在白沙井自古以来便是江南名泉。

有名和无名是大不一样的。有名，保护起来才师出有名；有名，

你要毁灭它就犯众。时代毕竟还是有所进步了。想留下一个好名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后来有名的白沙井保住了，还建了长亭。长亭内，小道边，新增了不少的碑刻，其中一块碑还刻下了不少的名字。

那密密麻麻的名字中，老人认不出了几个。

有名者自有名，无名者到处留名亦无名。不过，老人以为，能在白沙井旁边的崖壁上留名者，其名是留对了地方的。有白沙井的水养着，有携带着白沙井清香的风吹着，那名字怎么说都会少一点铜臭气和官腐气。天长日久，那些名字就会慢慢变成白沙井的皮肤上一根一根的汗毛，而与原来的那些臭皮囊没有什么干系了。

老人弯下腰，用双手捧了两捧白沙井水。老人是用跪着的姿势喝水的。老人白天的呕吐与恶心，就靠了晚上这两捧水。这两捧水喝下去，老人“病良也”。

老人与白沙井之间，有一种默契。

老人喜欢静，喜欢自自然然的一种从容。白沙井有点烦，烦白天那些淘水人的急躁，争先恐后、见缝插针，恨不能将一口井驮在单车上、摩托上、小车上，或者自己躺下来就是一口井，然后将口一闭，将井死死地盖住。

只有到了深夜，老人与井才终于有了一种从容的对视。静在从容中，从容在静中。

老人没有倒影，老人是神。井的保护神。

老人没有倒影，老人是神。



白 隐

户口本丢了，身份证掉了，自己叫什么名字，忘了。忘了就好。有时候，人最可怕的是，难忘。也不知有多长的时间没人叫他的名字了。自己呢，很少照镜子，又很少看倒影，连尊容都十分模糊了，因此，也就很少有机会呼唤自己的大名了。

怎么就来到了这个城市呢？好像是梦游。在梦中，他乘上了一辆长途客车。车上当然是陌生人。他也是陌生人。他也是陌生人眼里的陌生人。他似醒非醒地就来到了这个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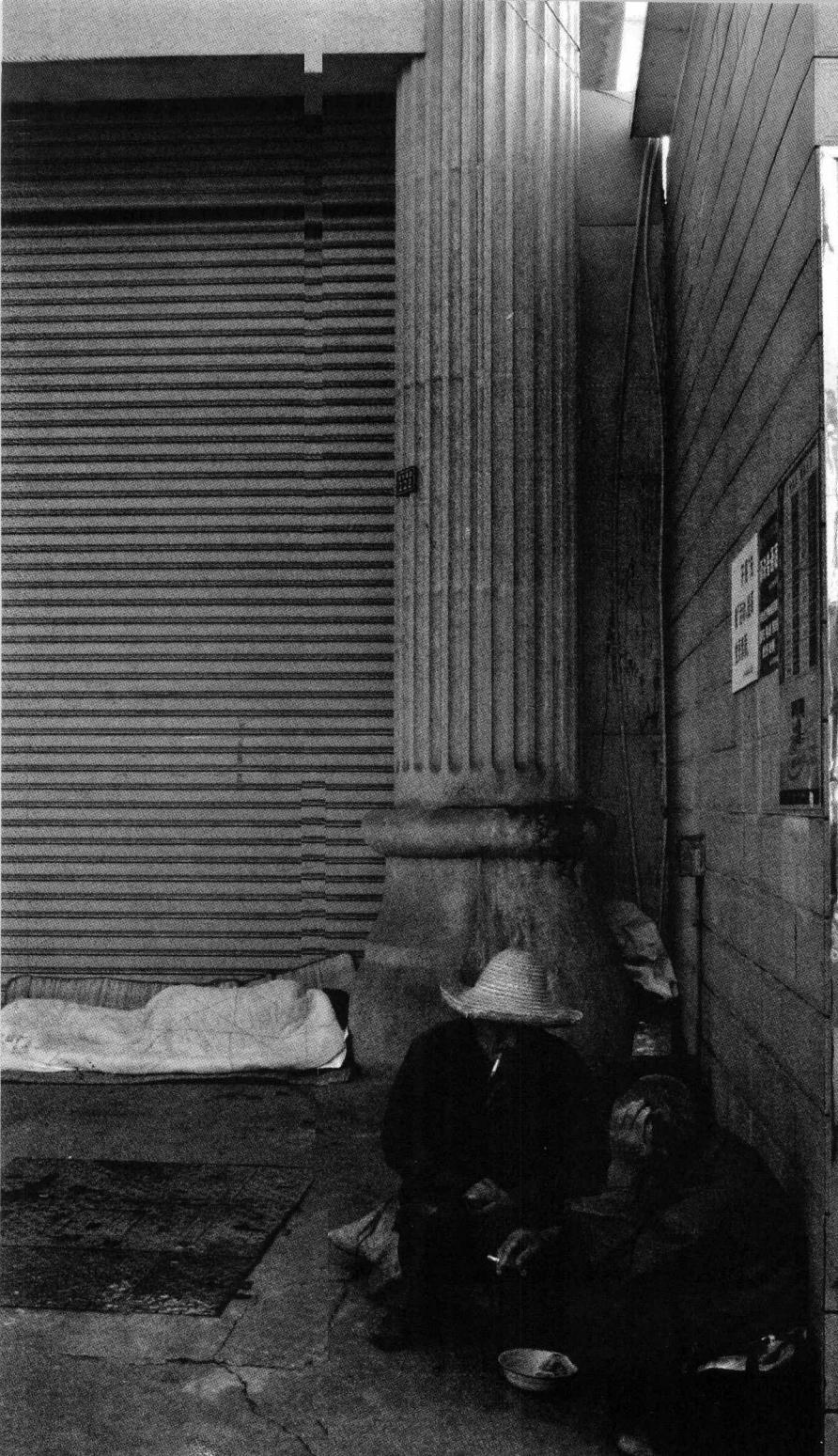
这个城市他太熟悉了，因为，这个城市和他曾经待过的那个城市并没有区别。一样的马路，一样的车，一样的高楼，一样的桥。一样的大人物来了就警车开道，一样的城管的追得小摊小贩满街跑。一样的行人在马路上乱穿，一样的宾馆门前竖着一块牌子：衣冠不整者，禁止入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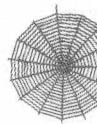
他想，也许自己并没有离开原来的城市。

他开始寻找睡觉的地方。在这方面，他是很有经验的。他知道，在一个城市，有一个地方是最适合他居住的，那就是烂尾楼。

烂尾楼真好！试想，这城市要是没有了烂尾楼，那是多么的不完美啊！只是烂尾楼里，房子太多，到底选择哪一间作为卧室，他经常地拿不定主意。厕所一般安排在一楼或二楼，卧室最好在七楼或八

长沙市开福区
清水塘街道 劳动社会保障管理服务站





楼。七上八下的，这日子一溜，就溜走了好几天。有时候，在月朗星稀的夜晚，他就坐到楼顶上看月亮，或俯瞰一个城市。他感到自己像一个伟人，他甚至把一只手用力地伸出去，伸出去。他幻想他的手指向哪一个窗口，那窗口内的灯亮了的立马就熄了，熄了的立马就亮起来。或者，他的手伸向哪一片，那一片的灯光要么就全都亮起来，要么就全都黑下去。然而，幻想毕竟是幻想，他的手都伸得酸了，麻了，但都无济于事。

他在楼顶上坐下来，他想，要是有一支长笛，那笛声就在天空中悠扬。这个城市就在他的笛声中酣睡。笛声欢乐，这个城市的鼾声也就欢乐；笛声悲伤，这个城市的鼾声也就悲伤。在他的笛声中，黎明渐渐地来到了这个城市。

这栋烂尾楼快十年没人来过问了，他是这楼中的王。他垫的席子是一个民工留下的。墙上还有那民工歪歪斜斜的字：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他从来就不想什么流浪不流浪的事。

肚子饿了，他就去找吃的。在吃的方面，他也很有经验。随便哪一个宾馆，都有开大会的。会越大，人就越多。人多嘴杂，嘴杂自然就乱吃了。况且，他穿得并不脏，也不破。在穿的方面，他也做过研究。要想在这样的场合吃饭，又不要引起别人对你的特别关注，那么，在穿着上就要尽量地大众化。在行为举止上更要和开会的专家们保持高度的一致。

有两次，也不记得是开什么会，他就跟在几个扛摄像机的人背后。发纪念品时，理所当然地就给了他一份。有一次，他还拿了红包。有人要他签名，他实在想不起自己的名字了，忽然灵机一动，就庄严地写下了两个大字：白隐。

白隐。晚上他躺在大楼里抽烟，一想起这两个字就很得意。白吃白喝，白拿白睡，过瘾。还有，好像古代有一个什么人物也说过：大隐隐于市。他现在当然是一个大隐者。谁都不知道他是谁，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这样的隐者，怎么说都是高段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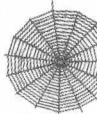
标 语

经常到一家小店吃饭。点完菜，便等。等的闲暇，就望着门外。门外一围墙，围墙上有一标语，鲜红鲜红。标语云：严禁土葬，已土葬的，掘出来重新火化。

掘出来。掘是一个动词。掘也是一种场面。一个人掘恐怕不行。肯定有好多的人在掘。掘的时候一定有领导在场，一定有电视台的记者在做现场报道。掘。掘。掘。到处都是泥巴，尘土飞扬。掘的人是花钱请来的民工？不能花钱。应该叫死者的家属去掘。比如，写标语的人，他的爷爷奶奶或父亲母亲不幸土葬了，那么，他就带头去掘，这叫起模范带头作用。但，这个“比如”是不恰当的，因为写标语的人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让自己的长辈去土葬的，那是多么的没有觉悟。掘。掘出。掘出来。出来。了。棺材终于被掘出来了。棺材被七手八脚地放到了车上。灵车缓缓地移动。移动。缓缓地移向火葬场。镜头切换。画面上一堆熊熊的大火。焦臭。

菜上来了。赶紧吃饭。这饭这菜，总感到有些味道不对。再望门外，围墙上的标语被一个人遮住了。

有时下雨，我依然到那家小店吃饭。依然时不时地望着门外，那标语被雨淋得没有那么鲜红了。那土葬的土无疑也淋得透湿。于是就想，要是这雨天去掘，那场面是不是会更加壮观？火化。火在雨中



是烧不起来的。火肯定是在一间房子内燃烧。在雨天，尸体发出的焦臭就要相对的小些。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这好像是一个伟人说的。我算不算人民？如果算，写标语的人想没想过我的利益，想没想过我在吃饭时脑子里总是胡思乱想着土葬火化时而吃不下饭的痛苦？写标语的人问：伟人想过吗？连伟人都不想，何况我？

我揉了揉眼睛，写标语的人不见了。

写标语的人又开始在围墙上寻找缝隙，开始写另外的标语了，比如“戴好安全套，严禁乱堕胎”。我估计，照他的逻辑，他还会继续地严禁下去。严禁卖淫嫖娼。严禁任意吐痰。严禁随地大小便。严禁杀人放火。严禁……

说到杀人放火，我倒是想起另一件事来，也是关于标语的。那是几年前，在湘西开一个期刊主编会。我与几位期刊的主编一道，黄昏时在一条河边散步。青青的树，清清的河。那景色美不胜收。忽然，只见河边的围墙上有一条醒目的标语：杀掉一批、关掉一批、劳教一批。我建议照一张相。杀掉一批的下面站一个，关掉一批的下面站一个，劳教一批的下面站一个。但谁都不愿往杀掉一批的下面站。都说



太不吉利了。因此，那一张像也就没有照成。那一个黄昏的散步也就因此而变得沉重了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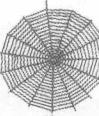
为了让步子轻松一点，散步者每人贡献一条亲眼所见的有趣的标语。究竟谁说了哪一条，我记不太清了，可“有趣的标语”我至今还记得一些。其中关于结扎的有“横下一条心，扎断一根筋”；“通不通，三分钟；再不通，龙卷风”；“一胎生，二胎扎，三胎四胎刮刮刮！”也有关于体育的，“增强人民体质，发展良种牲猪”。当时，我们都没搞懂，人民体质与良种牲猪有什么关呢？后来一想，也对，人民要是吃了不良的猪肉，那肯定是要影响体质的。这写标语的人是动了脑筋的，这样的人要是写诗，无疑是有培养和发展前途的。

有一个地方垃圾成山，周围居民苦不堪言。不知是谁想出了一个办法，在堆垃圾的地方竖了一块牌子，上书：“在此倒垃圾者，死患！”这标语十分见效，从那以后，就很少很少在那里倒垃圾了。偶尔有一两个在那里倒垃圾者，那便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我也见过一则十分有趣的标语，那是在一家五星级宾馆的桑拿按摩中心的墙上，其标语云：正规按摩，小姐自重，不收小费。我便发出疑问，这会不会影响生意呢？有内行的人说，你断句断错了，应该这样念：正规按，摩小姐，自重不？收小费。我恍然大悟，果然大不一样。看来，标点符号是很重要的。

土葬。火化。那写标语的是一个连汗毛都发白了的老头子。老头子总是一手拿着根棍子，一手拿着粉笔，粉笔的颜色时红时绿。他可能是与墙壁有仇，只要见哪一块墙壁干净一点，他就要去写让人恶心的文字。有次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便说了他两句。谁知他高高地扬着棍子，追着我打。边追还边威胁，说要把我抓到派出所去。

我知道他的脑壳有些毛病。可我忽然又想到一九七五年还是一九七六年，我在农村的田埂上写标语：“贫下中农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那时候我的脑壳，估计也和这汗毛都白了的老头子差不多。



憋急了

一个文明多能，破釜沉舟，宁人前人一，于落山里处，要出深立，非
。

。而美事归人天当要县，把顾文根高不长星寒守延
。

。大念阶束进数丘齐措丘先星要
。

。升中人管，理恩恩本不长歌，忘叶重情温霍怕大天。恐会半要
。

不断星一，烟风衣日烟顾五音，半火坐。是个山工长貌深一，半齐的
。

。升一音，望更惊眠，持方坐。省个两工长貌深
。

。 “ 9000不召餐便来出奔奔，西床怕与
。

来与自由道暗县要西宋神昌自。幸荷曾恩浦不祭当西承踏昌自

据说，人被尿憋急了，脸是通红的。我没带镜子，但用手一摸，滚烫的。人总不能被尿憋死，得想办法。

这公园确实漂亮。临江，又宽又长。有报道说是由十几个主题构成，我数了好久，也没数出个头绪。问题是，什么叫主题，我也没搞清楚，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解决内急。

内急是个主题，遗憾的是，这个公园没有为这个主题提供相应的环境。这个主题不美。这个主题一提起来就带着尿骚味。

还有，这条宽阔的大道怎么过去，不能因为尿急了而搭上一条性命。到人少的地方去，到灯光暗淡的地方去，一个人悄悄地去，人不知鬼不觉地去。那也不行。为人莫做亏心事，举头三尺有神明。

前不久，电视上有“百姓说话”，说有人不文明，居然在江边解决内急，好好的公园，变得骚气冲天。正在系裤子的人，一脸的尴尬。我不能以这样的方式上镜头。你看看那些领导，没有一个是在镜头上系裤子的。那就是以身作则。

小时候，在乡下，男孩女孩站成一排，比赛拉尿，看谁拉得远。获奖者是没有金牌银牌的，但获奖者有发自内心的快乐。

王佑贵说：城里的人啊，乡里的人啊，不一样。

确实不一样。城里人讲文明，即便是小孩，也不能男孩女孩站一